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ORIENTALISM

ORIENTALISM

Edward
W. Said

东方学

爱德华·W·萨义德 著

王宇根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K107.8

2

0100780

学术前沿

O R I E N T A L I S M

东方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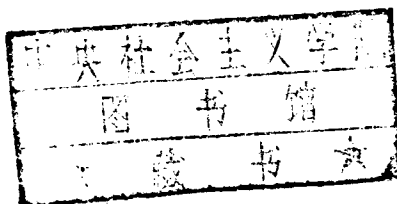
[美] 爱德华·W·萨义德 著

王宇根 译



201007800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学/(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

(学术前沿)

ISBN 7-108-01260-X

I.东… II.①萨… ②王… III.东方学 IV.K1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371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7
字 数 374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3.80 元 **图字**:01-98-1675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创新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谨向惠允使用下列材料的单位致以诚挚的谢意：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Excerpts from *Subjects of the Day: Being a Selection of Speeches and Writings* by George Nathaniel Curz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Excerpts from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Other Case Studies, proceedings of a seminar*, edited by P. J. Vatikiotis.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Excerpts from “The Return of Islam” by Bernard Lewis, in *Commentary*, vol. 61, no. 1 (January 1976). Reprinted from *Commentary* by permission. Copyright © 1976 by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Basic Books, Inc. : Excerpts from “Renan’s Philological Laboratory” by Edward W. Said, in *Art, Politics, and Will: Essays in Honor of Lionel Trilling*, edited by Quentin Anderson et al. Copyright © 1977 by Basic Books, Inc.

The Bodley Head and McIntosh & Otis, Inc. : Excerpts from *Flaubert in Egyp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Francis Steegmuller.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Francis Steegmuller and The Bodley Head.

Jonathan Cape, Ltd., and The Letters of T. E. Lawrence Trust: Excerpt from *The Letters of T. E. Lawrence*, edited by David Garnett.

Jonathan Cape, Ltd., The Seven Pillars Trust, and Doubleday & Co., Inc. : Excerpts from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by T. E. Lawrence. Copyright 1926, 1935 by Doubleday & Co., Inc.

Doubleday & Co., Inc., and A. P. Watt & Sons, Ltd. : Excerpt from *Verses* by Rudyard Kipling.

The Georgia Review. Excerpts from “Orientalism,” which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Georgia Review* (Spring 1977). Copyright 1977 © b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Excerpt from a poem by Bornier (1862), quoted in *De Lesseps of Suez* by Charles Beatty.

Macmillan & Co., London and Basingstoke: Excerpts from *Modern Egypt*, vol. 2, by Evelyn Baring, Lord Cromer.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Excerpt from "Propaganda" by Harold Lasswell,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Edwin R. A. Seligman, vol. 12 (1934).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and A. P. Watt & Sons, Ltd.: Excerpt from "Byzantium"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in *The Collected Poems*. Copyright 1933 b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renewed 1961 by Bertha George Yeats.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Excerpts from "Arabs, Islam, and the Dogmas of the West" by Edward W. Said, i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31, 1976. Copyright © 1976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xcerpt from "The Arab Portrayed" by Edward W. Said, in *The Arab - Israeli Confrontation of June 1967: An Arab Perspective*, edited by Ibrahim Abu - Lughod. Copyright © 1970 b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rentice - Hall, Inc.: Excerpt from *The Persians* by Aeschylus, translated by Anthony J. Podleck. Copyright © 1970 by Prentice - Hall, Inc.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Excerpt from "Louis Massignon (1882 - 1962),"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cerpts from *Modern Islam: The Search*

for Cultural Identity by Gustave von Grunebaum. Copyright © 1962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cerpts from *Modern Trends in Islam* by H.
A. R. Gibb.

献给珍妮特和易卜拉欣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本杰明·迪斯累里:《坦克雷德》

志 谢

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与东方学有关的资料，但本书大部分完成于1975—1976年间，其时我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Stanford）做访问研究。在此无与伦比、慷慨宽厚的研究机构，我不仅有可能会得到好几位同行的帮助而且有机会从裘恩·沃姆布如恩（Joan Warmbrunn）、克里斯·霍斯（Chris Hoth）、简·基尔斯梅耶（Jane Kielsmeier）、普列斯敦·卡特勒（Preston Cutler）以及中心主任加德纳·林则义（Gardner Lindzey）那里获益，我感到非常幸运。如果要为那些曾经读过或听过本书初稿之一部分或全部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列出一份名单，这一名单会长得令我感到难堪，现在既然书已经出版，说不定也会让他们本人感到难堪。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非常感激地提到珍妮特和易卜拉欣·阿布—卢格哈德（Janet and Ibrahim Abu—Lughod）、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罗杰·欧文（Roger Owen）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他们自始至终关注着这一计划的进展。同时，我还得感谢许多地方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的帮助和批评，他们的问题和讨论使本书大为增色。万神书店（Pantheon Books）的安德列·希弗林（André Schiffrin）和珍妮·莫顿（Jeanne Morton）是理想的出版家和编辑，他们的工作使准备书稿这一令人头痛（至少对作者而言

是如此)的过程既轻松又有意义。玛利亚姆·萨义德(Mariam Said)对东方学机构现代历史早期阶段的研究帮了我很大的忙。此外,她充满爱意的支持确实使本书的写作不仅愉悦宜人而且得以可能。

E. W. S. 纽约

1997年9至10月

目 录

志谢	1
绪论	1
第一章 东方学的范围	37
一 认识东方	37
二 想像的地域及其表述:东方化东方	61
三 计划	94
四 危机	120
第二章 东方学的结构和再结构	145
一 重新划定的边界,重新界定的问题, 世俗化了的宗教	146
二 西尔维斯特·德·萨西和厄内斯特·赫南: 理性人类学和语言学实验室	160
三 东方的居处和研究:字典编纂和想像的必要条件	192

四 朝圣者和朝圣行为,英国和法国	214
第三章 东方学的现状	256
一 隐伏的和显在的东方学	256
二 风格,专门知识,想像视野:东方学的现世性	287
三 现代英法东方学的鼎盛	326
四 最近阶段	364
后记	423
注释	455
索引	492

绪 论

一位法国记者 1975—1976 年黎巴嫩内战期间访问贝鲁特 (Beirut)^① 时对市区满目疮痍的景象曾不无感伤地写道：“它让我想起了……夏多布里昂和内瓦尔^②笔下的东方。”¹ 他的印象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现在，它正在一天一天地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消失，它的时代已经结束。也许，东方人自身在此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抉择、他们在夏多布里昂和内瓦尔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现在是他们而不是别人正在经历着苦痛，这一切对这位法国访问者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这位欧洲来客最关心的不是东

① 人名、地名、文名、书名等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时皆附原文，以方便读者利用书后的索引进行查找。——译注、下同。

② 夏多布里昂 (Vicomte de François - René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外交家。内瓦尔 (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 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著有《东方之旅》等。

方的现实而是欧洲对东方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此二者对这位记者和他的法国读者而言有着首要的价值和意义。

美国人不会这样感受东方。对他们而言，所谓“东方”更可能是与远东^①（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而法国人和英国人——还有德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尽管没有法国人和英国人那么明显——则与美国人不同，他们有着我称之为**东方学**（Orientalism）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²人性和经验。然而，这些东方形象并非都出自想像。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与此相反，美国对东方的理解似乎远没有这么深入，尽管近来在日本、韩国和印度支那的冒险活动到现在应该使我们能够获得一种更清醒、更现实的“东方”意识。况且，美国在近东（中东）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急速扩张也要求我们在对东方的理解上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读者会明白（读过下文之后会更加明白），我赋予

^① 前面的“东方”用的是“Orient”，而后面“远东”中的东方则用的是“East”，由于汉语难以对二者进行区分，所以在后面的译文中一般将二者通译为“东方”（除非特别指明）。

“Orientalism”(东方学)^①一词以多种含义,在我看来,这些含义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最易于为人接受的是其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的含义;这一称谓的确仍然用于许多学术机构中。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Orientalist),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与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或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相比,东方学一词今天的确不太受专家们的欢迎,既因为它太含混、太笼统,也因为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然而,以“东方”为主题的书仍在不断出版,以“东方”为主题的研讨会仍在不断召开,所有这些都将被各种新出现的、改头换面的东方学家视为参引的主要权威。因此,即使东方学现在并没有过去那么繁荣,其关于东方和东方人的各种教条和学说也足以使其得以继续保持其学术生命力。

与此学术含义——对其历史、演变、特性和流播的思考正是本书的一个主题——相关的是一个更宽泛的含义。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

① 在中国学界,“Orientalism”一词习惯上译为“东方主义”。但正如作者所言,“东方主义”只是该词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之一,是从作为学术研究学科的“东方学”中引申出来的含义。尽管本书的主题之一是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主义”),但其核心仍然是对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基本的描述(“学”)。由于汉语无法用一个词来囊括这三种含义,译文只能采取变通的方式。方式之一是将原文在东方学意义上使用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学”,而将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的“Orientalism”译为“东方主义”。其二是对三者不加区分,将“Orientalism”通译为“东方学”或“东方主义”。这里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并且选择“东方学”作为“Orientalism”的译名,请读者注意对上述三种含义加以分辨。

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mind)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这一意义层面上的东方学可以容纳,比如说,埃斯库罗斯(Aeschylus)、雨果(Victor Hugo)、但丁(Dante)和马克思(Karl Marx)。稍后我将会讨论对这样一个“领域”(field)进行如此宽泛的理解在方法论上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东方学的含义一直摇摆于其学术含义与上述或多或少出自想像的含义二者之间,18世纪晚期以来,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小心翼翼的——也许甚至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交合。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东方学的第三个含义,与前面两个含义相比,这一含义更多地是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角度进行界定的。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我发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和《规约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中所描述的话语(discourse)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